

孙禹 著

大家闺秀

孙禹散文集



DA JIA GU XIU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1483333

孙禹 著

大家闺秀

淮陰師範學院
圖書館藏書章

孙禹散文集



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 1483333

DA JIA GU WU XIN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家闺秀——孙禹散文集/孙禹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5
ISBN 978-7-5650-0714-9

I. ①大… II. ①孙…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7226 号

大 家 闺 秀

——孙禹散文集

孙 禹 著

责任编辑 朱移山 郭娟娟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邮 编 230009
电 话 总编室:0551—2903038
发行部:0551—2903198
网 址 www.hfutpress.com.cn
E-mail hfutpress@163.com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95 千字
印 刷 安徽江淮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0714-9

定价: 38.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我的妻子与情人	(001)
大家闺秀	(009)
童话与水	(021)
我的农民清轩叔	(039)
纵马青海湖	(065)
为神父的祈祷	(075)
怀念吴树声叔叔	(088)
妈妈桑	(097)
乡愁绵绵无绝期	(116)
长哭当歌	(119)
永远活着的微笑	(124)
那一刻,荡气回肠	(129)
悲情吴侬皆成歌	(131)
我与大师灵魂共舞	(137)
被公审的大儿童	(143)
涡河大地之子	(156)
大国草民小团	
——民无温饱之虞,何以堪忧	(159)
大河灯魂	(197)

我的妻子与情人

浑浑噩噩之间，我已人到中年。回头望去，人生中似有不少得意，又有太多的遗憾。但得意的事情，无论滞留得再长，总是嫌短；而失意和遗憾的事情，却总是使我刻骨铭心，挥之不去。虽不是高堂明镜悲白发的暮年，但毕竟大多的日子是孑然一身……但我是充实的，因为我不曾虚度光阴。是的，我没有伴侣，但我却有“妻子”；我没有红粉知己，却一生拥有“情人”，而且须臾不离，矢志不渝。



作者在比利时皇家国际歌剧声乐大赛连获三项大奖时的喜极而泣

不知何时起，我便将歌唱视为我的妻子，文学当做我的情人。因为上苍赐予我一付过人的嗓音，我不仅要依靠她安身立命，而且凭借她曾游历世界。但面对文学，我只能像一个情窦初开的青涩少年，一路上，像对一



个梦中情人似的苦苦追求与暗恋。人生中的事，最可怕的莫过于启蒙时期的先入为主，终生追求之目标过早的定格。由于父亲是靠文字为生，母亲又是校字为命的人。于是，在我尚未成年、意识混沌初开的手忙脚乱之时，文学，犹如一朵香味幽远、诡异迷人的罂粟花，摄走了我的心智，勾走了我的魂魄。无数璀璨与卓越的中外名著，至今依旧让我叹为观止。难以置信的是，人类的智慧与能量，能改天换地；而那些文学巨人的神来之笔，竟也能在字里行间，魔幻出超乎人间预料的惊世骇俗、催人泪下的悲喜情缘，缔造出人性中的黑暗与光明、善恶与丑陋，诞生出似有神助的锦绣文章，以及令人匪夷所思的艺术空灵。那些本来互不相干、冰冷无趣的方块文字，一经高人的点化，竟会产生极有生命魔力和生存意义的奇迹。今天，文学仍旧以一种永远使我无法摆脱的神秘气息，时时让我痴迷，将我变成了一个无药可救的“瘾君子”。

十几岁那年，我的处女作短篇小说《无言》，首次被印成铅字发表于四川一家文学期刊后，从此，我就像被一种无法抗拒的魔力推入了文学的大河，终生难以自拔。意识和意志中的那朵虽“剧毒”，但却依旧妖冶诡异、气味馥幽的罂粟花，在让我心甘情愿地被钉在了文学的十字架上的同时，随即又使我获得了一个值得我穷其一生无怨无悔地去追求的红颜知己。所以，我欣慰、骄傲和沾沾自喜，甚至活得有些偏执与怪异……然而，我的文学情人，在赋予我许多温润之梦和极乐诱惑的同时，也给我带来了殚精竭虑、生死疲劳、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惑，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无尽迷茫，穷极终生、豪赌一场的忐忑不安，以及终日伴随着的焦虑与怀疑。

将歌唱视做我的妻子，在我看来是一种悟性，一种守望，一种感念，一种别无选择的宿命。她伴随我游历世界各国，在那些远离故土亲人的生命旅程中，共同历经炼狱的煎熬、心灵的洗礼和稍纵即逝的得意。歌唱与生俱来，她与我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她对我的信任和奉献无与伦比，甚至面对我对她的无意折磨和伤害，一概默默承受、无怨无悔。即便我一次次用她的神力和青春，为自己猎取荣誉和财富的辉煌与尊严之时，她总是静如处子、甘之如饴。人世间，没有一个具体意义上的妻子，即便具备了人性中所有的优良品德，都无法与我的这位既抽象又具象的完美贤妻相比，因为男女夫妻，相处得再相敬如宾，和谐如歌，也总有龃龉……然而，对于我的贤妻，我却时有“不忠”。也许我的情人太过妩媚；也许，

我对我的情人太过沉迷，因此，我常常在“糟糠之妻”不能满足我心灵之时，就欲罢不能地去“偷情”。文学情人对我身心的折磨、灵魂的剖析、精神的享乐、孤寂的安慰都给予了妙不可言、无法替代的充实。当我远赴大洋彼岸深造声乐第二年的一个秋夜，在皮博迪音乐学院的那座总是令人目眩和窒息的宿舍楼走廊里，无意中接到一通越洋电话，我的中篇小说《残阳如血》荣获台湾文学大奖，顿然，我像范进中举似的，痰迷心窍，竟惶惶不可终日。仿佛我从少年时代开始的对文字那种“偷吸鸦片”、“偷尝禁果”、“金屋藏娇”的“不轨行为”，明知不可为而为的虚妄，在一瞬间被昭然天下……被一种神圣的旨意认定，被一种“铁树开花”般的天道酬勤。授予了一枚永恒的精神勋章后，我更像是看到了一盏时隐时现、飘忽于雾海深处的灯塔。从那时起，我似乎顿悟了一种穿越时空的永恒真谛，即：信念的所有意义，就是坚持与耐力……于是，我眼中的罂粟花更加凄艳欲滴，我的情人亦更加妩媚……但我却总是觉得愧对我的妻子。



作者于美国洛杉矶歌剧大赛获奖后与
评委主席查凯莉夫人合影



我的歌唱生涯中，人在洋邦二十年于西洋歌剧世界里的自我放逐中，堪称一生都值得自豪和珍藏的，仅有几个由我的妻子和情人联袂力助我完成的经典角色。上个世纪末，当我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著名的宗教城市维尔斯堡的舞台上，成功地完成了俄国伟大的民族歌剧作曲家穆索尔斯基的代表作《鲍利斯·古朵诺夫》这一令人高山仰止的男低音角色后，全场的德国人齐刷刷地起立鼓掌欢呼，我的眼前瞬间站起一遍漫无边际的维也纳森林……倘若我只有过人的嗓音，没有对文学情人的酷爱与苦恋，我何以以一个黄种的歌剧人，征服一向挑剔著称的日耳曼的观众？我何以将精神分裂的沙皇鲍利斯·古朵诺夫身上，那种蛰伏在灵魂深处挥之不去的，因杀人篡位后的自责与恐惧，人性在善恶之间的痛苦挣扎，以及父爱亲情的惜念等等，表现得入木三分、酣畅淋漓……当我手捧着第二天刊出的占据半个版面的盛赞演出大获成功的报评时，我心里充满了感激。我在深深地感念天赐我的歌唱妻子那多年的忠贞不渝之时，也更加感激文学情人赋予我的灵性和不离不弃。

公元1992年初冬，美国首都华盛顿市中心，那座洁白似雪，形如方玉，室内遍是猩红地毯铺地的肯尼迪艺术中心里，由我领衔主演的中国歌剧《原野》，在美国首都观众浪涛般地喧嚷和掌声欢呼中，我仍旧不敢相信，眼前这座肯尼迪艺术中心奇妙而雄伟的建筑，三年之前，对于一个初抵美国的中国歌唱家，竟只能抚墙叹息……虽然，中国歌剧《原野》，在世界著名的肯尼迪艺术中心歌剧舞台上，在中美音乐歌剧文化交流历史中缔造的奇迹，并未在本土的舞台上掀起轩然大波，甚至被“雪藏”至今。但在我的艺术生命中，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尽管后来，中国的歌剧人常常向我提及，我于1987年在北京舞台上主演的《原野》，诠释的“仇虎”，迄今无人超越。抑或后来，我遍阅的所有阐述歌剧《原野》的论文时，我都深深抱憾。因为，知《原野》者莫非孙禹，知孙禹者莫非自己。倘若我的一生，没了文学，何谈无人超越？何谈中国歌剧《原野》，开花结果于美利坚合众国，何谈征服西欧异域？……

2005年的夏季，由我费尽心机、殚精竭虑促成中美的歌剧交流项目，并主演的普契尼的代表歌剧《托斯卡》，登陆上海舞台。《托斯卡》在新落成的东方艺术中心歌剧舞台上大放异彩，6场演出后，我在数以万计的中外观众流连忘返的回望和止步中，似乎仍有些迷失。不知是十里洋场的观众，到底要比其他都市的棋高一着呢？还是西洋歌剧，确实上海滩借尸



还魂了它的真正魅力？抑或这个被称为东方的巴黎，所有的人都洋派得彻底？但无论如何，我毕竟在上海找到了感觉。我在十里洋场那铺着红地毯的歌剧大厅里，在罗马警长斯卡拉比亚的角色那分裂和邪恶的灵肉里，在交响乐那摧枯拉朽的天籁之声中，毕竟在演技和酣唱的精神飨宴陶醉中，大快朵颐，又找回了自己……当我躺在市中心一家三流的旅馆里，听着不知道是制冷还是制热的空调声，我的意念和灵魂扶摇直上，遁入九天，并在天国的渺茫之中，再度与我一生苦恋着的文学情人生死交媾、翻云覆雨。我那早已溶入血肉之间的感念，再度让我重新对文学顶礼膜拜。倘若没有你，我断然不能将歌唱与角色，妻子与情人，凝练和升华得血肉难以剥离……

2007年的仲夏，国家大剧院音乐厅舞台上的方圆之间，幽远的蒙古长调，粗犷的呼麦以及飘逸的马头琴的乐曲，幻化成一望无际的绿色草海；接着，蓝天白云、绿原群山之间，便徐徐地立起一个伟岸雄壮的身躯。当这个八百年前，金戈铁马、横扫欧亚大陆，后来被人们称作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用了整整十五分钟，气吞山河、洪钟大吕般地唱尽了胸中贮藏了八百年的雄才大略和柔肠寸断的儿女深情之时，一个名叫孙禹的海归歌唱家，泪流满面，重重地跪在了几千名观众的面前。这个名叫孙禹的“我”，在首演的几天后，灵魂与心魄，竟仍旧根本无法与八百年前的统一大蒙古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顺利地转换和剥离。我这个难以从角色中回到现实里的“戏痴”，在飘忽不定、无形无状的潜意识中，似乎焦灼不安、迫不及待在向自己的挚亲密友倾诉些什么；似乎我与那些无影无形的挚亲密友，在我那一瞬间的神迷和陶醉中，言语又远远地不能表达一切……

是的，歌唱是我的糟糠之妻。她如同我的先人为我留下的一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深井。只要我的生命一息尚存，她似乎没有任何机会和理由弃我而去。而我的情人——文学，却让我用一生的追求和精血，去小心翼翼地呵护，亦步亦趋地紧随，殚精竭虑的乞求。因为她是我的精神生命的血库，她是我心灵孤寂时的伴侣，她对我来说是花非花、雾非雾的朦胧，她更是我生命意义的玄念与兑现，她是我高山仰止艺术巅峰的基座与艺术成就的彼岸……与歌唱妻子的相厮相守，使我在逐渐成熟中诞生新的自我。与文学情人的屡屡偷尝禁果，缔造的却是我从心灵中抑制不住而溢出的那一篇篇的文字。如同我的长篇异国情恋小说《黑蝴蝶》，在充满电影画面感唯美的文字里，又注满了空灵、深邃的乐感。一如我那异国漂泊



维也纳国际声乐大赛时作者与在斯蒂芬斯大教堂前的歌剧迷茫

的心灵史，长篇小说《悲剧英雄》，用瓦格纳的歌剧序曲韵律，一路贯穿于字里行间，写尽一个黄种的歌唱家，历尽异国他乡的生存磨难与精神磨砺后，仍旧要拼力扼住命运的喉咙的种种努力。这一切，倘若没有文学情人一路上的充血和滋润，我的歌唱断然不会那么的激情汹涌、浪漫与坚实；假如没有歌唱妻子在我人生中的患难与共、相濡以沫，我的文字也绝不会充满了乐感与空灵、达观与明媚。在本散文集中，《童话与水》以童话世界里的梦幻般地遨游，与水共舞，写尽一生对水的悟性、感受与见证；《大家闺秀》中，以泪当歌，力透纸背地刻下我对顿失母亲的万般无奈、回天乏术的茫然和刻骨铭心的沉痛；《我的农民清轩叔》中，我以父亲与其农民胞弟迥然不同的命运抉择为主线，用河北冀南平原的生存习性、风俗人情、节气地貌、传统人文等元素为广袤和辽阔的宏大背景，沿着一条亘古不



变的生命大河，用音乐旋律般，痛快淋漓地坦荡、宣泄着自己的艺术积淀，以及对人类命运的反思、嗟叹与拷问；《乡愁绵绵无绝期》中，我以一个独自在大洋彼岸漂泊和与命运搏斗的赤子之心，唱出了“大洋彼岸不是家”的另类独特的思乡曲；《纵马青海湖》中，我用蒙太奇的意识流般地蓄意和随意，一路将心灵与意识交托于一匹无形的马背之上，任其驮着我风驰电掣般地狂奔与驰骋；《怀念吴树声叔叔》的字里行间中，每一触一碰，使我心悸的句子里，都饱浸着我对一个文学和歌唱的伯乐那言犹未尽的感激；《吴依悲情都是歌》中，我虽写的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的苍凉与荒远，凭吊先人豪杰的遗恨，大漠古刹的幽远，但“文眼”却还是信马持缰、须臾不离地着力描写浙江著名作曲家晓其的乐魂，以及大恩于我的歌如其人、人如其歌……



孙氏兄弟为父母祝寿

如果说《被公审的大儿童》的手法和语句，是精神分裂中的呓语，心志错乱中的谎言，意识流中的随心所欲，灵魂被扭曲后的呐喊，不如说是我在一种更高层次上大彻大悟后逻辑缜密的非理性控诉……虽然这篇散文，是我所有作品中的“异数”和“叛逆”，但在我的感觉中，它无疑是我唯一的一部“心灵解放史”……

人的一生中，或多或少、或明或暗，都会受人恩泽、遭人暗算，但恩将仇报者，必是小人，注定下场惨绝；而以德报怨、知恩必报者才是真正



意义上拥有快乐的君子……在我历尽二十个春秋，于大洋彼岸那“悲剧英雄”、“漂泊英雄”似的天堂与地狱之间的拼力挣扎中，要扼住命运喉咙的殊死搏斗中，倘若没有海塔士神父、洪朝煌医生、“妈妈桑”咪咪、周美蓉女士等人的无私与慷慨相助，我绝然不会走到今天。于是，在我的《永远活着的微笑》和《为神父的祈祷》散文中，除去在文字表层上，我写尽了一个歌者、一个受到他们恩泽与扶持的感恩者的心声之外，更寄托了一份厚重的责任，那就是，要将他们赋予我灵魂的一种悟性，用一生的自觉去接传下去。这就是我对人性伟大和壮美的终极理解与升华……我想，终有一日，当我将这本最新的散文集《大家闺秀》，再次献给我的母亲和恩师李维渤教授亡灵时，母亲和恩师定会含笑九泉。到了那时，我对恩师的《长哭当歌》，终将化作一首浸满欣悦的泪水、乘着金色翅膀的圣歌。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踏入故乡，我的笔端又情不自禁地镌刻起皖北大地，那一句句勾人心魄的“拉魂腔”里，站起的一个又一个面如赤枣、祖祖辈辈坚守着民俗民风的乡村艺人。大国中，他们是草民；草民中，他们是平凡而伟大的民族民俗文化遗产的巨人……

盘古将全身的血液流尽，变成淮河；这位传说中永远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中华民族的“图腾”，剜去自己的双眼，为人类后代变成月亮与太阳。于是，大河的两岸，便有了神奇的花鼓灯和我笔下的《大河灯魂》；那流传千古的谚语，便有了更深邃和辽阔的内蕴：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淮河丰，天下足……舞起来吧，永远的花鼓灯；唱起来吧，用那些此乐只有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的拉魂腔，留住尧舜大禹传下的福祉，牢牢地守住盘古用鲜血、双目造福华夏民族的“大河之魂”和无尽的财富与光明。倘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辜负故土，不知感恩，那么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宵小之徒，数典望祖的不肖子孙。

刻骨铭心地感念歌唱，我那生死相随、不离不弃的贤妻。没有你，我将何以活得像人，何以奢谈尊严与自立？终身不悔地感谢文学，我的这位永恒的情人，没有你这位红颜知己，我的妻子何以丰韵多姿、妩媚动人？我这形影茕茕、孑然一身的命运，何以遇难呈祥？何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般的义无反顾、一路前行……

一路上，我有歌唱贤妻的不离不弃、相濡以沫，又有文学情人的忠贞不渝、红袖添香，此生足矣……



大家闺秀

母亲终于没能活过公元 2009 年春节，享年八十一岁，算是喜丧……

母亲因长年的糖尿病，最终引起癌扩散及多种病并发，闭眼前，痛苦万状，难以自抑；但她走时只有窒息，没有遗憾。

我紧紧地握住母亲松软无力的手，将嘴唇尽可能地贴近躺在病床上的母亲，轻轻地在她的耳边说：妈妈，我走了，去演出……昏迷中的母亲突然睁开眼睛，竭力地坐起身来，双手大大地张开，高高举起之后，紧紧将我的手牢牢地握住，清澈而焦虑的眼神，带着电光般的犀利，直直地刺进我的心里……就在那短短的几秒钟后，那种令人无法忍受的尖锐和难以割舍的目光，使她又变回一个哺乳的婴儿，是那样的无助与焦虑……从那一瞬间之后，我全身微颤，在终将无奈地永别母亲的彻底绝望中，体验了一次无法逃脱、刻骨铭心的沉痛！

是的，在所有认识我母亲的人中，都说我母亲是一个大家闺秀，笑靥常在，沉默寡言。在我对母亲的所有记忆中，剩下的是只有她在衣食起居中所有细节，其他的事物记得并不清楚。母亲吃饭前习惯用筷子先在汤里点上一点，仿佛基督徒在进食前的祷告。饭后，倘若碗中有残米，碟中有剩菜，总是逼着我带头食净。母亲是一个从十里洋场上海教会学校毕业的大学生，英文基础扎实，曾在上世纪 50 年代三门峡水库为刘少奇、董必武等伟人做过“速记”。虽有照片为证，但她从未提及。那时的母亲，慢慢地跟在国家主席和董老的身后，一身朴素的列宁装，戴着眼镜，笑容可掬，文质彬彬。时代变迁，母亲身上似乎从未有过所谓的时装。我在美国或在欧洲，每每为她添些新衣，但一有应酬她仍是一身近乎“列宁装”的装束。母亲身上从不戴饰物，仿佛金银珠宝会伤及她的皮肤。母亲长期被“失眠症”所折磨，她那床薄薄的旧棉被，一直陪着她走完了生命的长路，并在火化的烈焰中，仍旧伴随着她，永远在天堂的那间属于她的小屋里，



作者的母亲陈莱英

与失眠搏斗……

少年时代，我和弟弟淘气，装鬼扰邻，打架斗殴，偷着抽烟喝酒；春天河塘里捕蛇捉鳝，夏天水洼里摸鱼偷藕，秋天翻墙越宅去他人楼前屋下割取腊肉，冬天楼顶上扔大团的雪球，砸得路人暴跳如雷，将我们追得满街如狼似狗……而母亲则施以极具文化革命特色的文明“体罚”，在给我们兄弟洗澡之后，用食指和拇指在我们的屁股上来上一个一百八十度的狠扭……两条带着水花冲天窜起的“野鱼”一阵尖吼，母亲那带着戏剧女中音的厉喊之后，则是我们呆头呆脑地匍匐于“描红”簿上，或“清晨即起，洒扫庭厨”，或“万寿无疆”……

母亲绝不仅仅是传说中的大家闺秀。她的证明就是见怪不怪，一语中的。作为一个老《安徽文学》的小说编辑，她在错别字上的挑剔，与发现培养业余作者的用心和宽容不成正比。大作家的作品，她敢退稿；小文人的习作，只要有生活和才华，她紧抓不放。有时，她为争取一篇名不见传的作品得以发表，一句话可以刺得其上司从藤椅上窜将起来。平素她常用“阿拉是上海宁”的“严酷”，让我那一辈子靠写字为生的父亲，每错一字罚款数元的方式，为自己获取一种旷世未闻的“亲情创收”……

“文革”后母亲从干校改造归来。由于种种原因，她不能再回《安徽文学》，而去省文化馆《江淮文艺》编辑部上班，便与编辑戏剧剧本结缘。青年时代的我，唇上刚有了些代表男子汉特征的胡须时，就听到她口中常



念道：“好剧本的结构特征在于：凤头、猪肚、豹尾……”那时，我只恋小说，不屑剧本。而突一日，母亲回家，兴奋地告诉我她发现的一个年轻作者，以一部大戏《失刑斩》荣获国家戏剧创作大奖。而日后，此人一发不可收，接连写出轰动全国的电影文学剧本《月亮湾里的笑声》、《焦裕禄》等等……于是，从此我对剧作家刮目相看。今天的剧作家，写电视连续剧能出大名，赚大钱。而当年的知青业余剧作家写剧本，只图城市户口，吃商品粮，进文化馆“高就”……



孙氏兄弟在父母结婚四十周年的聚会上

母亲在根本意义上的大家闺秀，是她根本不在乎什么是“大家闺秀”。我父亲随陈毅大军进上海，宁睡马路、决不扰民的壮举，当时住在愚园路花园洋房里的她，不曾看见。一个民族资本家的三小姐，与一个八路军营政治部主任，一个对日作战死于山东某县的农民儿子结合，只有在中国革命特色的历史巨变中，才能具有如此戏剧般的呈现。倘若没有大军入城，倘若没有国共决战，倘若没有“南京路上好八连”，我那个头顶高粱花，满嘴“你揍嘛来”和“你漆嘛来”的爹，若想聚俺娘，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我那将几家工厂、数幢别墅、家产万贯的外祖父，尽数“换得”政协委员的头衔后，决不会因为父亲有“军管会”的胸牌、陈毅的部下、上海作家协会会员等光环，而心甘情愿地同意女儿下嫁于他。直至今日，我仍无法明了，是一种何等缘分，竟让我父母能够这般既充满了戏剧性的结合，又决非戏剧性的厮守终生的？在我母亲的追悼会上，年近八旬的父



亲，又谈及母亲将为其改错别字攒下的钱，留给他做出行“打的”的专用款，再度放声痛哭……

是文学，让我父母结合！而且这本身足以构成从土地革命直到国共政权易手的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我想永恒的文学和特殊时代，组成一条多么惊骇而又壮美、能使他们永远都挣脱不开的无形纽带……

仍然也许是文学，是时代，抑或是爱情，也许更是中国妇女数千年来墨守的伦理和妇道，使父亲没有费大气力，在50年代末，就让母亲自己放弃了上海户口，抱着我这个原本可以向全中国人优越感十足地说“阿拉是上海宁，依拉是外地宁”的一岁孩子，投入了三门峡水利工程那“火热的”生活中。仿佛活在东方的巴黎——上海，就不是毛泽东所欣赏的有出息的作家，就写不出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而被红色荡涤之后的上海之生活，仍旧还不那么火热；三门峡水库工程，根本不曾需要一个英文基础好的那个年代少有的“速记”人才，一个民族资本家的三小姐，一个一岁多孩子的母亲！那里只需要激情和狂热。那时的母亲，是否有怨言，我无从知晓。但从父亲后来的只言片语中知道，她刚到河南时，面对风沙和钢筋混凝土以及土豆，着实是哭过几场……但那又有什么用呢？上海有太多的东西，三门峡没有；三门峡有太多的东西，那时在全国都绝无仅有。她没有离开，不是不想走，而是这里有她的丈夫，有她的儿子与从一而终的妇道……三门峡大坝上有风沙，有铺天盖地的“大跃进”和火热的生活，也有炙手可热的政治运动。但是，已经够沉默寡言、谨言慎行的母亲，还是一不小心犯了“政治错误”，被有关部门关进了禁闭室。于是，一岁多的我和我那个“陈莱英，小姐派，一天到晚把个眼镜带”的母亲，就立即尝到了白公馆铁窗的滋味。在我后来的人生中，再不曾有任何牢狱之苦，但在人类的历史上，我的入狱资历，早得很少有人比拟。因为，那时我的牢饭，是母亲的乳汁，而母亲的牢饭，通俗地说，就是给犯人吃的狗食……

在河南三门峡的一年之后，母亲产下次子，我的胞弟，这就是后来靠流行歌曲和主持节目红遍大江南北的“孙铁嘴”。胞弟孙国庆出世生不逢时，那时的中国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和人祸，苏联人紧着逼债，共和国中原大地上，饿殍遍野，千里赤壁……坚韧的母亲遍体浮肿，举步维艰，竟为一瓶从苏联专家处求来的牛奶，脚步蹒跚地来回十几公里。那种一步一喘气，坐坐走走，腿上一掐一个坑的挪步，让日后的我们，不管对母亲怎样的回报，终将自责仍旧远远不够……



作者的外公——上海民族资本家陈吉卿先生

后来，多少个亲人与朋友的聚会上，有人再提母亲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家闺秀，她那淡淡的莞尔一笑，似乎是在排斥着一种不太友好的揶揄。仿佛是在分辩和抗争：“大家”是说得上的，闺秀？没有这命！外祖父从卖水果到办工厂，发大财的时候，恰逢她出世。于是，外公认定，陈家财运是她带来的，她就是财神。从此，宁波人那客人来访家宴上女孩子不准上桌的规矩，便在母亲儿时的满地打滚中宣告废除。母亲在外祖父结发之妻亡故后迎娶二房的婚礼上，看到过民国时期的大名人：黄炎培和上海滩赫赫有名的“白相人”杜月笙，但她却极少提及。倒是时常和我讲述自己的生母，是如何勤俭持家、朴实敦厚、善良助人的。唉，母亲呵母亲，您总是那样的沉默寡言，不善辞令，连自己的家世，竟对自己的长子都藏得那么深……深得直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皮博迪音乐学院决定给我全额奖学金，因没有赴美的保人而急得不知所措之际，您才悄悄地给在华盛顿的堂兄写信……您是被“文化大革命”那随时都会因“海外关系”审查和批斗，以及“里通外国”的罪名，吓破了胆惊坏了魂呵！可是您忘了，以您的淳朴、认真和老实，在“文革”中，使“军宣队”竟破天荒地让您出任革命专政队的队长。他们当时肯定是喝高了，竟然忘了您出身于一个资产阶级家庭，是一个永远要被无产阶级改造的对象呵？可见，